

胡家台的天

□陈敬泉

胡家台的天，是小天，是高天，是瘦天，是半边天。撑起这半边天的，正是胡家台的女人。

胡家台的天，纯纯净净，一尘不染。胡家台的女人朴朴实实，规规矩矩。胡家台的女人自打进了男方的门儿就绝对不会让婆婆下厨。她们会把绿的芥菜、红的腊肠、黑的木耳、紫的蓝莓“请”上餐桌。她们做的红烧肉堪称一绝，上得盘中，琥珀颜色，晶莹剔透，入口生香，不忍释筷。究其原因，这里的土猪以药材为食，故有滋阴补肾、强身健体之功效。胡家台的女人也相当有钱，她们也常回家看看，尤其是父母生日当天——她们衣着新潮，呼儿唤女，摆上麻将，鏖战通宵。胡家台的女人又听说城里的女人嘴巴甜如蜜，她们会哄得婆婆开开心心，脚不停来手不闲，风车似的围着她们转。末了仍要打扫屋里屋外的一片狼藉。胡家台的女人还听说城里的女人都有钱，她们会在人多的时候给婆婆奉上一个厚厚的红包。她们的孩子会适时下跪、作揖、叩头，说着N年来一成不变的吉祥话，显得颇有教养。随后彼等孙子辈们常会纠缠在一起，炫耀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N年来一直苦苦坚守的馈赠。

胡家台的天，文文静静，一汪碧水。胡家台的女人敦敦厚厚，勤勤恳恳。胡家台的女人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她们在五子交响曲中缓缓度过光阴，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她们侍弄着猪子、狗子、猫子、鸡子、鸭子，像待自己的亲人。胡家台的女人也有闲下来的时候，她们会给婆婆洗洗头、捶捶背。她们爱听婆婆拉家常，尽管都是些南山城北坡土地的陈年旧事，尽管同一个故事重复一遍又一遍，尽管这些事无一例外净属杂余狗碎，她们百听不厌——也许女人早已明白那只不过是母亲思念儿子的另一种表达，而自己又何尝不牵肠挂肚在外奔波的丈夫？胡家台的女人知道城里的女人享大福，扶贫工作队驻村三年，那些老少爷们每周五天四夜，人人做一手好饭，跟自己这堆婆姨比起来至少一个半斤，另一个八两。女人听工作队里的一个小年轻说他的媳妇儿早餐下馆子，午饭单位有食堂，晚上下班接孩子回奶奶姥姥家打牙祭。周末一家三口团聚，都是男士包揽家务活儿。胡家台的女人也知道城里的女人皮肤白花花，睫毛老长长的，嘴唇红赤赤的，胸脯挺得高高的，臀部翘得圆圆的。

胡家台的天春潮涌动，生机勃勃。胡家台的女人本本分分，豁达达达。胡家台的女人有时也会掉眼泪，是为了一则叫做《轮椅上的爱情》感动而流的。事迹是乡长介绍的，乡分管宣传，乡长讲得投入。大意是一个男人打工时不慎受伤瘫痪，妻子不离不弃，数十年如一日精心呵护。后来又来了一个男人主动帮助她照顾丈夫，

三人共同生活。故事是真实的，女人们听后哭得稀里哗啦。胡家台的女人看到网上疯传再婚老人的子女为了争夺财产而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甚至对簿公堂。她们觉得不可思议。女人们常说，何必呢，人都是要老的……她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论双亲是否原配，女人为他们缝补浆洗、一日三餐，为他们看病煎药、服侍床前，为他们聊天泡脚儿、消除烦恼。胡家台的女人会手把手地教老人跳广场舞、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也会扶着老人走走路、串串门儿，她们推着轮椅上的老人看看稀奇、听听趣闻。她们尤其不理解城里的女人怎么有闲心养狗，怎么有大把的时间去遛狗？

胡家台的天上云蒸霞蔚，胡家台的地里硕果累累。春采的季节，女人是茶娘；收购烟叶时，她们成了烤烟女；等到核桃熟了，她们手握竹竿，挑打着果子，就像当年的孙悟空敲击人参果。装满大篓小筐的核桃走出大山，走入繁华的城市，走进喧嚣的工厂——它们被提炼出核桃油，市场上100ml卖到68元，照这样算，一千克核桃油能卖到680元！胡家台的女人笑了，她们不仅是家中的半边天，更是彭俊书记眼中的“女神”。女人们记得很牢，彭俊书记就任乡党委书记时讲过，“一药两叶三果”是胡家台的天，是两峪乡的天，而老百姓的利益就是他的天！

父亲一直盼我长出息，提拔当了科长后我忍不住跟他通电话。父亲竟然不冷不热，还授意：“明天请个假，回家一趟吧！”他的话我不敢不听。打小，我就有点怵他，况且，我都快一年没有回家了。

父亲年近古稀，身体不是大好，慈母仙逝之后，他孤身在家，按理我应该多回去看看。

母亲在时，家是常回的。母亲没有一句重话，在她面前我无拘无束。父亲则不然，规矩方圆特多，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稍有不慎，他眼睛瞪得又圆又大，这大概是我现在少回家的理由吧。

其实，家离我就职处不远，两个钟头的火车，直达。

远远地看见，父亲伫候院子门口，正翘首相望。走近，父亲好似要迎过来，又不曾挪步，原地似笑非笑。

“回来了？”他淡淡地问。

“回来了。”我讷讷地答。

“瘦了些。”父亲在审视我。我摸摸自己的脸：“没吧？”

之后，进屋，洗脸，我们都无话。“饭是热的，茶几抽屉里有烟。”父亲说完要出门，他退休后在一家单位做门卫兼收发。父亲原来不准我抽烟的，看看自己的手，指头熏黄了，准让他发现。

吃饭罢，不禁想起母亲，于是去了公墓。返家时，天快断黑，父亲静静地坐在厅堂，“我知道你不会在外头吃饭的。”父亲好似自言自语。

菜摆在了桌上，米粉肉、苕菜等，中间一碗银鱼余蛋，是我最爱吃的。以前每次回家，母亲必弄这道菜。父亲准备了两只小酒盅，拿出一瓶白酒。我连忙说：“我还没学喝酒呢。”父亲脸



□戴智生

上露出喜色，高兴地说：“好！不要学，以后也不要学喝酒。”

我不喝，父亲也不喝。他收起酒盅，我去盛饭，双手递给父亲一碗。父亲用筷子点点桌上的菜，想是我多吃。我小心地擦了幾次，父亲忽地端起银鱼余蛋，一半倒入我碗里。饭桌上，我鼓起勇气问父亲：“叫我回来有啥事？”父亲吞吞吐吐：“呵呵，没事。”

我心里更加纳闷。

“请了几天假？”父亲问。

“三天，”见父亲有些失望，我又补充说：“刚接手的事情多。”

饭毕，我第一次递了一支烟给父亲。他看了看我香烟的牌子，冷冷地问：“抽中华了？”我解释：“回家特意买了两包好烟。”

父亲嗯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他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埋着头，闷声抽烟，一口一口。

忽然，他灭掉半截烟，倏地站起，对我点点头，拉住我的手，出门上了街。

路上，他靠我极近，我挽住他的手臂。父亲又问这问那，开始说教，凭良心做事啊！清清白白做人啊！道理我懂，但只有点头的份。父亲领我进了一家烟酒专卖店，要了两条“金圣”烟，合计三百六十元，我争着掏钱，父亲坚决不让。

晚上，我怎能安睡，我猜不出父亲到底为何要我回家。父亲也没睡好，听到他几声叹息。

“爹！”

“嗯，不困？”

“好困好困！”

我喃喃地，想问，又语塞。

第二天睁开眼，父亲已起床，他站在床头望着我，让我十分不安。有那么一刻钟，父亲说：“你回单位吧？”我一下子蒙了，坐直身，搓搓眼。“你走吧！”父亲又重复一句，语气很坚决。

父亲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早饭很是丰盛，不失送行。

父亲吃得少，却要我多吃，我也吃不下。

父亲从里屋拿出两条烟，昨晚买的，还有一包水果，放进我的旅行箱里。他板着脸跟我说：“能抽这样的烟就行了！”

他拿着包，送我去车站。站台上人群熙攘。我上了车，父亲木木地立在车厢旁，行人挤着他，他努力平稳，就是被撞动，也立即抽回腿，脸上没有表情。

“爹——”我探出头喊了一声，又不知说什么。

父亲望着我，见我没下句，嘴唇动了半日，蹦出一句：“没空就不要回来！”

我有些心酸，车开动了，竟忘了向他挥手。

回头望，父亲还是站在原地，强光下，满头已见花白，背有些佝偻。



小小小说



芍药居

□刘国欣

灵气尽失。好在，照片会留住他们现在的样子……

这座城市有修建得非常高的时髦大楼，有风格独特的剧院，以及各种其他富丽堂皇的建筑，各种各样的公园，各种各样的游乐园……在坐着车四处观察的日子里，“市民”两个字第一次真正进入我的字典。

大学以来，我一直就读的是文学专业；工作后也从事的是文学方面的工作。而在北京，我第一次学着以文学的眼光观察一个城市，充满激情和偏见，也有一些物欲刺激的快乐和激情。大街上商品成堆，人流成堆，车流更是成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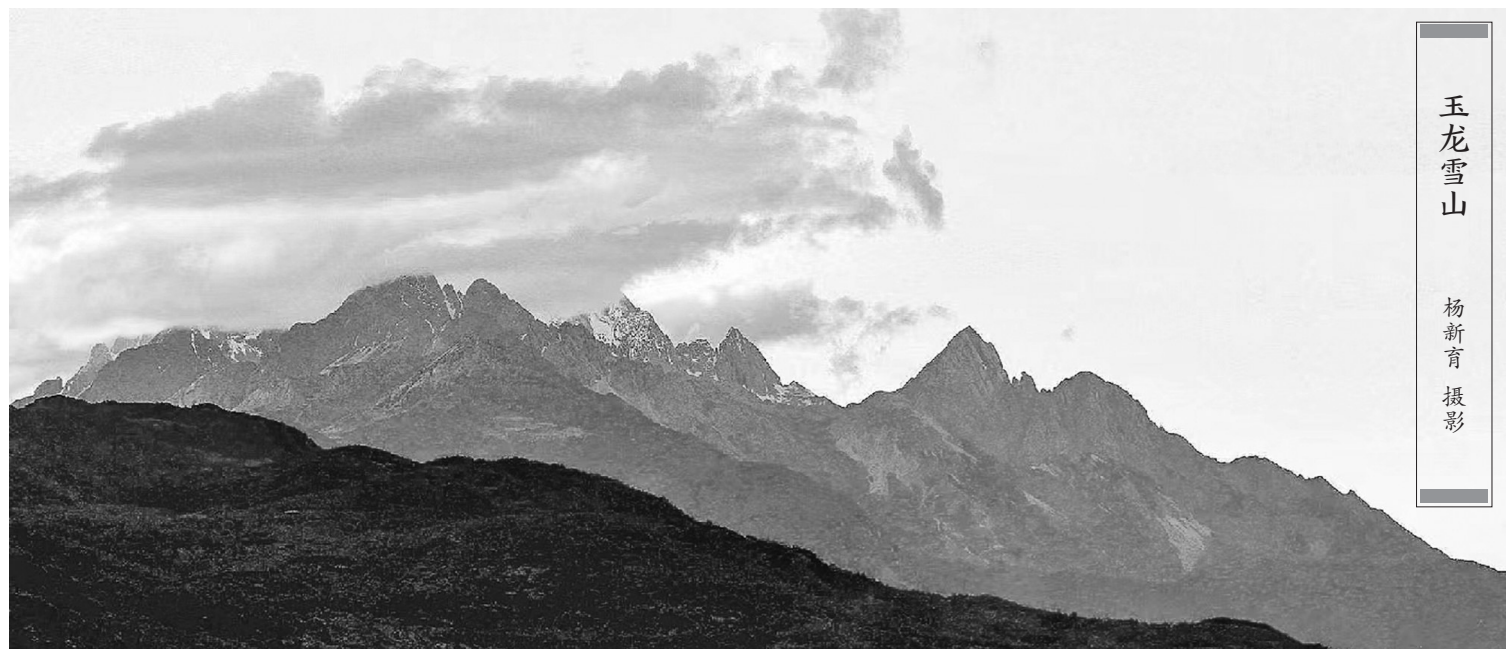
到处都是故居，各种各样的故居。浓缩的灵魂化身的具象体现，物质显示了它的神秘性，手稿、书信、日记……一个个死去的人通过这些东西继续喘息，仿佛就在人群中间。物质的人去世之后，具有了他（她）的精神属性，仍然附身在各种物质上，整个城市都给人遗物之感，我于随意观光里却总试图领悟一些什么。

总有一条街，总得在岔道口做选择。很多的桥，桥上行人桥下车。应该穿梭在各种公园，那里绿化足，更休闲，会有很多老人和儿童。但我还是更喜欢马路，喜欢大街的忧都还有不到尽头的行道树。公交和地铁带着我走到人人可至的公共场所；共享单车，则带我走向很多人迹罕至的小巷子，各种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落……我慢慢了解着这座城市的内在结构，怀着一种偷窃者的喜悦，实际我并没有悄悄拿走什么有形的东西。通过游览，这种城市在我的感知里变得有血有肉，大街小巷都是它的细胞和由细胞组成的躯体。

在一种对比里，我对赠予我一份工作的西安城有了更多的情感想象。我不是说我此刻所在的城是不值当的。只是，在一种对比里，我变得包容，变得宽阔。长安，因它的辉煌让人觉得如此纯净，因它古老而有了一种形体感，并不是言简意赅的语言。古老是圆熟的，西安城比北京城更圆熟。城市总是相似的，但城市的气息却可以如此完全不同。秦岭，终南，汉服，汉字，既有形又无形，像氧一样更贴着我的生活。

在芍药居，我将过半个春天半个夏天。在一个地方隐匿一般地生活三个月，仿佛活在一条无人能解的谜语里。芍药居，因花因“居”因此刻春夏之际，像一个家，有它的临时性，却也有它的永恒。

芍药居，顾名思义，一个居处。除了夜晚将自己的肉身安置在一张不花钱的床板上，白日里，我像个城市流浪者一样漂在公交和地铁上，漫无目的。我在大街上游荡，不时望着街边的房子，看那些标着各种名字的低矮老楼，也会迷恋人家橱窗里展示的各种时装。我对衣物并无特别的爱，但仍然想着穿上新衣服的人会有怎样的快乐。很多百货店样品的布置令我迷恋。此外，我喜欢看街头各家的旅行社。小小的一间房子，却张贴着通往世界各地的各种宣传广告，三三两两的人出出进进。——别人的远方令我想象。也有一些广告牌令我留恋，有时是风景，有时是美人或帅哥，还有一些软糯的笑容可以把人融化掉的小孩子。就是这些孩子，长大了也许就变成和我们一样的面孔，



玉龙雪山

杨新育摄影

怀念父亲

□赵雪莹

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每当想起慈爱可敬的父亲，悲痛不已，提起笔来，总是泪如泉涌。怎么也没有想到坚强如山的父亲会在病魔的折磨下离我们而去，多少次在梦中呼唤着父亲，看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泪水模糊了眼睛。

父亲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与人为善，淡泊名利，工作勤勉，从不会阿谀奉承，从教四十多年，三十多年都是民办教师，直到退休后才转正。他逢人就讲，党的政策好。

记忆中，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备课、上课、批作业，学校总有干不完的工作，回到家里，又要干农活。那时的我，见到父亲都是一种奢望，他总是那么忙。记得一年冬天，父亲任班主任，又担任学校事务，还带二年级语文、数学课，白天忙上课，下午放学后，他背着背

午休前，习惯性地瞄了一眼微信，女儿老师发来一条信息：“孩子说她考前的心态挺好的，因为你们对她的中考要求是考成什么样你们都能接受，还说你们能这样想，她感到很轻松，为你们点赞：预祝孩子考试顺利！”

一下子睡意全无，感恩之心瞬间充满全身，认认真真，字字推敲：“谢谢张老师，这三年辛苦您了，孩子有现在的状态，与三年来您特别的关心、关注和偏爱分不开，真的是心存感激，很庆幸、很幸运遇见你。您不仅是孩子生命中的贵人，也是我们的恩人。当孩子在手臂上自残，是您陪伴着孩子和我们度过最艰难最煎熬的岁月，真心感恩，一生铭记！”

初中三年，当青春期遇上叛逆期，看着女儿一天天成长，我们感到欣慰，但她不再像小学、幼儿园那样，时时刻刻粘着你，时时刻刻手牵手心连心，你就怀疑你咋养了一个得罪不起的敌人，打不得骂不得又被气个半死，只能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心里默念“亲生的、亲生的”。在这期间，对你不屑一顾，对你挑三拣四，对你瞟一个白眼，要

钱还要得理直气壮，爱给不给，我们还得屁颠屁颠地赶紧给，怎么就养了这么一个不祖宗。人到中年，万般沧桑。

和弟弟、同学相比，女儿觉得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来自她的小学四年级，那年意外发现她得了糖尿病。女儿天真地认为，如果没有她妈妈让她检查，就不会有这个病，曾一度把所有的气撒在她妈妈身上。我们跑遍了西安的大小医院，并多次到北京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后来连医生都忍不住说：“你们对孩子不要唯唯诺诺，连正常交流都不敢，糖尿病很正常，全国有太多这样的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们？是惩罚还是意外的灾难？”

与这个相比，可怕的还在后头，慢慢地，女儿的性格有些变

化。不愿交流，回到家就把房门一关，把自己和这个家、这个世界隔开。从她妈妈第一次发现她胳膊上有划伤，哭着劝她，我也恨不得揍她一顿，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为她的心理健康而四处奔波。一次次跑医院，一次次看专家，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测试，吃这个中药喝那个西药，女儿表面上很配合，背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也一次次请教心理医生，上家长方面的课，在焦虑无奈中度日如年。

不幸中的万幸是遇见张老师，对女儿很理解，也非常细心，更是充满爱心，把女儿当成自己的姑娘。女儿觉得她有依仗，每次与同学发生纠纷，张老师总是偏护她，让她感到温暖；又耐心地化解矛盾，让班里的同学像呵护任性刁蛮的小妹妹一样，让着

子女们，我们以父亲为榜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踏实、不计名利，尽己所能，奉献社会。

父亲退休后，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多次患病住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工作，不给我们说。有一次在咸阳市中心医院做手术，我去看望，才去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让我赶紧回去上班，说：“我的病不要紧，有你妈照顾就行，别耽搁学生的课。”我每次回老家，父亲总是要问：“你带的学生学习成绩怎么样，工作干得怎么样？”年迈的父亲晚年忍着病痛，

却给我添麻烦。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心忙于教学，对父亲的照顾太少太少，我总想着等我闲了，好好照顾父亲，可总是忙于学校的工作，未能如愿。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来不及报答父亲的恩情，却和父亲永远阴阳两隔。

永远也忘不了，2021年秋天，在215肿瘤医院，得知父亲病情恶化，我和弟弟在医院的角落里放声痛哭，宽厚慈爱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九九重阳，在银杏飘落的时候，悄然走了。我们哭着、喊着，却再也唤不回父亲。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在儿女们心中是伟大的，父亲艰苦朴素的作风，正直做人的品德，勤勉做事的准则，是留给我们最好的精神财富，我们将铭记在心，受益终生。

她宠着她。每次家长会后，张老师都和我们单独沟通，孩子情绪上有波折，也都和我们商量想办法；像春风化雨一样滋润孩子的成长，为孩子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和我们一样欣喜。从不愿上学、学校让家长签订责任书，到女儿那次最严重的自残，都是张老师和她妈妈陪伴着。凄风苦雨的岁月里，无助无奈的焦虑中，我们熬过了那段时光。

今天，女儿是一个充满信心、可以和你开心聊天吹牛、过马路和你手牵手的小棉袄。

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当经历过这一言难尽的三年，只想对张老师说一声：“谢谢您，老师！”



□小马哥

“谢谢您，老师！”

□小马哥